

「法」罗曼·罗兰 著  
「青少年成长必读经典书系」编委会 主编

# 名人传

历经苦难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



为生活奔忙、担忧和不由自主的人，  
以及那些生活在悲惨境遇中的人，  
请勿忘记时常来靠在这些伟人身上休息片刻，  
回忆高尚的情操，超越平庸和狭隘，获得忍受痛苦的力量。

依据教育部2011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 专家审定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阅读导航

提起罗曼·罗兰，想必大家不会觉得陌生。他曾经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最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之一”、“人类深深爱戴的作家”。他所创作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1903—1912）、《母与子》（又译《欣悦的灵魂》，1922—1934）在中国拥有着众多读者。

1866年1月29日，罗曼·罗兰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小市镇克拉姆西。15岁时，随父母迁居巴黎。1886年，罗曼·罗兰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历史，其后又到罗马法国考古学校（1889—1891）开始研究日耳曼文化。归国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和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后来又辞去了大学教职，潜心文学创作。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写剧本，多取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为题材，试图以“革命戏剧”对抗陈腐的戏剧艺术。

20世纪初，他的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罗兰为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替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树碑立传，连续写了几部名人传记：《贝多芬传》（1903年）、《米开朗琪罗传》（1906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等。同时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杰作《约翰·克利斯朵夫》，该小说于1913年获法兰两学院文学奖金，由此罗曼·罗兰被认为是法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1915年，为了表彰“他的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罗曼·罗兰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小说《哥拉·布勒尼翁》（1919年）、散文集《内心旅程》（1942年）、回忆录《贝玑》（1944年），以及大量音乐评论，包括七卷本的《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

《名人传》是他所著《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的合称。本书的三位传主都是人类历史上极富天才而建功至伟的人物，他们的人生丰富多彩，他们的作品精深宏博，他们的影响历经世代而不衰，

---

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有着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他们在忧患困顿的人生征途上历尽苦难与颠簸而不改初衷的心路历程，凸显他们崇高的人格、博爱的情感和广阔的胸襟，从而为我们谱写了另一阕“英雄交响曲”。

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物质利益决定一切、欺小凌弱和暴力成为国际秩序的时代，也是一个亟须高贵的精神，甘愿自我牺牲、以痛苦为人类献祭的榜样的时代。于是罗曼·罗兰精心挑选了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和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三位艺术巨匠，希望以他们所带来伟大的信息，来引导人们脱离低级的生活。

那么，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名人传》又能给予我们什么呢？与罗曼·罗兰所处的时代相仿，今天的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物质生活极度丰富而精神生活相对贫弱的时代，置身于一个人们纷纷躲避崇高、告别崇高而自甘平庸的社会里。英雄精神同样为我们这一代所需要。

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罗曼·罗兰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荒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对于我们的时代，这实在是金石之言。

为生活奔忙、担忧和不由自主的人，以及那些原因各异生活在悲惨境遇中的人，请勿忘记时常来靠在这些伟人身上休息片刻，回忆高尚的情操，超越平庸和狭隘，增加忍受痛苦的力量。那么就让我们一同走近罗曼·罗兰，走近他的作品《名人传》，同他一起探讨“什么样的人才算英雄？英雄人物在历史上有什么作用？”，一起感受英雄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吧。希望每一个有幸阅读本书的读者，都能寻找到前进的动力！

# 目 录

## 贝多芬传

卷首语 / 2

## 米开朗琪罗传

引言 / 34

米开朗琪罗传 / 37

上篇 搏斗

一 力 / 46

二 力的崩溃 / 64

三 绝望 / 75

下篇 放弃

一 爱 / 85

二 信念 / 106

三 孤独 / 118

尾声

死 / 127

这就是他神圣的痛苦生涯 / 132

# 目 录

## 列夫·托尔斯泰传

一 / 134

二 / 137

三 / 140

四 / 145

五 / 150

六 / 155

七 / 160

八 / 167

九 / 178

十 / 186

十一 / 195

十二 / 208

十三 / 213

十四 / 221

十五 / 232

# 贝多芬传

英雄是民族的脊梁，在他们身上，总是有一种坚忍和力量激励着人们前进，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就是这样一位英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贝多芬永远在格斗”，他每步都有所冲突，每步都要受伤，但他绝不踌躇，仰头向前，他冲击在敌人的阵线里。这就是贝多芬，虽然世界不给他欢乐，但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说，贝多芬是伟大的音乐家，更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那么就让我们走进贝多芬，与这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展开心灵的对话吧！

我愿证明，谁若行为高尚、善良，必同样能承受苦难。

——贝多芬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么重浊。古老的欧洲在沉重、污浊的氛围中已变得麻木迟钝。猥琐的物质主义压抑了思想，阻碍了政府和个人的行动。人们在卑劣和谨小慎微的自私自利中憋闷至死。人们已经呼吸困难。——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这就是贝多芬人生旅程中最精练的概括。

生活是严酷的。对那些不安于平庸的人说来，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搏斗，而且往往是无荣誉无幸福可言的、在孤独中默默进行的一场可悲的搏斗。贫困、日常的忧烦、愚蠢的超负荷劳作，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徒劳无益地消耗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线欢乐之光，而且绝大多数都彼此隔离，连给患难兄弟伸出援手的慰藉都不可得，因为他们既不知道他人，也不为他人所知。他们只能靠自己，而有时最强的人也会被苦难压倒。他们也呼唤援助，也呼唤朋友。

正是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起这些英雄的友人，这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心灵。这些名人传记并非诉诸野心家的骄傲，而是献给受难者的。何况，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痛苦油膏献给受苦的人们吧！我们在搏斗中并不孤立。人世的黑夜已为神圣之光所照亮。目前，在我们身边，就能看见两朵最纯洁的火花——正义和自由的火花——在闪耀：皮卡尔上校和布尔的人民。即使他们还未能烧毁那浓密的黑暗，至少他们的光焰一闪，给我们指明了道路。跟着他们朝前走吧，跟着那些分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和他们一样孤军奋战的人们朝前走。让我们扫除时间的障碍，让英雄的民族获得重生。

我称之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力量取胜的人，而仅仅是因其心灵才伟大的人。正如他们中最伟大的一个，亦即我们将叙述其生平的那个人所说：“除了善良，我不承认还有其他高人一等的标志。”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同样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而只有一些为群氓而立的腹中空空的偶像，时间会将它们统统摧毁。成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伟大，而不是显得伟大。

我们试图在此为之立传的这些人，他们的人生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剧性的命运使他们的灵魂在肉体和精神、贫困和疾病的磨难中经受锤炼；或是目睹同胞遭受不可名状的苦难和羞辱的折磨，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摧残，心灵为之撕裂，使他们每日都在痛苦中受煎熬。他们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不幸的人们啊，切勿过分怨天尤人！人类最优秀的人物与你们同在。从他们的勇气中汲取营养吧；如果我们太虚弱，就把头枕在他们的膝上稍事休息。他们会抚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涌流着公正之力和强大之善的激流。甚至无须询问他们

罗曼·罗兰的  
英雄观的确与  
众不同。



#### 4 名人传

的作品、倾听他们的声音，仅从他们的眼睛、从有关他们生活的记述中，我们就能读懂：生活从来不曾像在患难中那样伟大、丰盈和幸福。

罗曼·罗兰对  
贝多芬的推崇  
可见一斑。

在这英雄队伍的前列，我将首席位置给了坚强而纯粹的贝多芬。他在受苦时，曾祝愿他的事例能给其他不幸者提供支撑，“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的不幸者，不怕自然设下的障碍，竭尽所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能从中获得慰藉”。经过多年超人的奋斗与努力，克服了困难，完成了他所谓的“向可怜的人类吹送勇气”的大业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回答一个乞灵于神明的朋友说：“人啊，靠你自己吧！”

他这句豪言壮语，应对我们有所启迪。让我们以他为榜样，重新恢复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念吧！

罗曼·罗兰  
一九〇三年一月

善事应尽力而为，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帝王的宝座，也绝不出卖真理。

——贝多芬

他身材矮胖，脖子粗壮，一副运动员的骨架，红砖色的宽大脸庞，只是到了晚年，皮肤才变得萎黄和病态，尤其是冬天，远离田野、足不出户时，更是如此。他前额宽广且隆起，深黑色的头发异常浓密，乱蓬蓬地竖着，似乎从未梳理过，颇像“美杜莎的蛇发”。他眼中燃烧着一种奇异的力量，使见到他的人无不为之震惊，但大多数人辨别不出其中细微的差别。因为这双眼睛闪烁着一种野性的光芒，衬上古铜色而略显悲壮的脸，看上去像是黑的，其实是蓝灰色。一旦感情冲动或者生气，这双小且深陷的眼睛便突然睁大，眼珠在眼眶中滴溜溜地转动，如实地反映出其中全部思想。他忧郁的目光常常转向上空。阔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真是狮子的相貌！嘴倒长得颇秀气，但下唇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刚劲有力，似乎可以磕碎核桃，右下巴有个深深的小窝，使整个面部显得古怪而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说，“他的微笑很美，谈话时神态亲切可爱。而笑起来却不讨人喜欢，粗鲁、难看，而且短促”，好像那种对快乐不甚习惯的笑。他脸上的表情总是落落寡合，仿佛患了“无法治愈的忧郁症”。一八二五年，雷尔斯托普曾说，看到他温柔的眼睛里那种极度痛苦的神情，好不容易才忍住没让眼泪流下来。一年以后，勃劳恩·封·勃劳恩塔尔在一家啤酒店遇见他，他坐在一个角落里，抽着一根长长的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晚年时愈来愈常见的姿态。一位朋友和他说话。他凄然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录本，像聋子经常做的那样，尖着嗓子叫对方

这段描写，与唐弢对鲁迅的刻画颇有类似之处，试分析两者在展示人物性格上有何异同？

由此可见他的忧郁。

把想说的话写出来。他面部表情常常变化，有时因抓住了突如其来灵感，哪怕在大街上，那表情也会让行人吓一大跳；有时无意中撞见他坐在钢琴面前，“整个脸部肌肉膨起，血脉奋张，狠巴巴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唇抖动着，像把鬼神召来却又请不走的魔法师。”十足一个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尤里乌斯·贝内狄克特说：是“李尔王”。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于科隆附近，波恩的一所破房子简陋的小阁楼上。他原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庸庸碌碌、嗜酒如命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佣，一个厨师的女儿，最初嫁给一个宦宦之家的侍从，丈夫死后跟了贝多芬的父亲。

贝多芬的童年充满艰辛，缺少家庭温暖，不像莫扎特有家人的呵护。从一开始，生活于他就是一场悲壮的战斗。他父亲想开发他的音乐天赋，好把他当神童来炫耀。儿子刚四岁，父亲就一连几个小时把他钉在羽管键琴面前，或者把他关在房间里，逼着他练小提琴，繁重的作业把他累得死去活来，差一点让他恨死了音乐这门艺术，以致必得使用暴力才能强迫他学下去。贝多芬从少年时代便需为生计发愁，不得不过早地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十一岁那年，他加入剧院的乐队，十三岁当上管风琴乐手，一七八七年，他失去了他所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慈祥，那么值得我爱，她是最知心的朋友！啊！当我能够喊出母亲这个温馨的名字，而她又听得见的时候，有谁能比我更幸福呢？”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常常感到不舒服。除此以外他还患有比病更折磨人的忧郁症。十七岁时，他已经是一家之长，担负起两个弟弟的教育之责。酗酒的父亲无法撑持门户，他只好羞惭地请求剧院让他的父亲退休。人家担心做父

望子成龙大概是每个做父亲的共同心理吧。贝多芬的父亲同样概莫能外，他特别希望贝多芬能成为像当年莫扎特一样的驰名欧洲的神童，难怪会表现得如此暴戾。

亲的拿了钱去挥霍，便将退休金交给儿子。这些伤心事在他内心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幸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感情上的依傍。他一直非常珍惜勃罗宁一家的情谊。他们可爱的女儿埃莱奥诺尔比贝多芬小两岁。贝多芬教她音乐和诗歌。她成了他儿时的友伴，两人之间也许产生过感情。后来埃莱奥诺尔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了贝多芬最要好的朋友。他们之间终生维持着恬静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尔与他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得出来。信写得很恳切。韦格勒夫妇称他为忠诚的老友，他则称对方为亲爱的好韦格勒。更令人感动的是，后来三人年纪老了，但心灵的青春依旧，热忱不减当年。

尽管童年时代悲惨凄凉，但贝多芬忆起这段时日和儿时住过的地方，凄凉中依然透着一丝温馨。后来他虽不得不离开波恩，在维也纳这个花花世界及其贫困的郊区度过了几乎整整一生，内心却从未忘怀莱茵河流域的故乡，还有那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他称这条河为我们的父亲河。的确，莱茵河生机勃勃，几乎赋有人性，仿佛一个巨大的生灵，具有无穷思想和力量。莱茵河流域中，没有任何一段比流经风光旖旎的波恩这一段更壮丽、更温馨、也更美妙的了。强劲的河水，冲刷和抚爱着浓荫覆盖、鲜花盛开的岸边坡地。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头二十年，在这里，形成了他少年时代心中的梦想。那仿佛懒懒地浮在水面的草地，笼罩在薄雾中的白杨，矮矮的灌木，还有垂柳和各种果树，都把根须浸泡在这静默而湍急的水流里。星星点点的村落、教堂，乃至墓地，以好奇的目光慢悠悠地俯瞰河岸。远处，蓝色的七峰在天空中勾勒出参差不齐的侧影，颓圮的古堡耸立其上，形状瘦削且怪异。他永远心系故乡，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梦想重返故园而未能如愿。“我的家园，那块我初见光明

“凄凉”的底色上荡漾着“温馨”的光晕，这大概是贝多芬少年时代最本真的心态写照吧，对于一个酷好艺术的少年而言，过早挑起生活的重担，以至于为生计奔波而苦恼，无疑内心是凄凉的，因而与埃莱奥诺尔之间朦胧的情感就成了这位懵懂少年当时唯一“温馨”的记忆。

的故土，在我眼前始终是那么美、那么清晰，就像我离开时那样。”

贝多芬对于新的思想的渴求与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革命爆发了，开始席卷全欧，也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熔炉。贝多芬于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注册入学，听那位有名的奥洛格·施奈德的德国文学课。此人后来当上了下莱茵省的检察官。当人们在波恩听到攻占巴士底监狱的消息时，施奈德在讲台上朗诵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使学生们群情激昂。第二年，他出版了一部革命诗歌集。订购者名单中有“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战火蔓延到波恩，贝多芬离开家乡，去音乐之都维也纳定居。路上，他遇到了开赴前线与法国作战的黑森州部队，此事无疑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七年间，他将弗里德堡的战斗诗篇谱成了音乐，即《出征歌》和一首爱国主义大合唱：《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可是，尽管他讴歌了法国革命的敌人，革命仍征服了世界和他的心。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地利和法国关系紧张，贝多芬却与法国人及其使馆，还有刚来到维也纳的贝纳多特将军有亲密的交往。言谈间贝多芬常流露出倾向共和的情绪。这种倾向在他以后的生活中变得益发强烈。

自信一直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

这个时期施泰因豪森为他画的肖像，相当精确地反映出他当时的风采。较之后来的几幅，恰如盖兰画的波拿巴之于后来的那些拿破仑肖像。拿破仑在那张画上，面部表情严峻，激情似火，野心勃勃。贝多芬在这张画上显得比真人年轻、瘦削、挺拔，上衣的高领使脖颈显得有些僵直，目光似乎睥睨一切而又有点紧张。他深知自己的价值，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记事本上这样写道：“拿出勇气来！尽管身体不佳，但我的才华必将获胜！……二十五岁！现在

已经到了！我二十五岁，到时候了……今年我非大显身手不可。”德·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都说，他目空一切，举止放肆，让人讨厌，说话时外省口音很重。只有他的至交好友才知道在这生硬倨傲的外表下，隐藏着一颗十分善良的心。他将自己获得的成功写信告诉韦格勒时，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比如我看见某个朋友经济困难而我又没钱帮助他的时候，我只需伏案工作，用不了多久，便能帮他摆脱困境……你瞧，这多好。”稍后，他还说：我的艺术应该造福于穷人。

是什么促使他产生这样的念头呢？

此时，病痛已在叩门，且一旦上身便不再离开。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期间，耳聋症开始肆虐，耳鸣不分昼夜地折磨他，内脏也疼痛不已。听觉逐渐衰退。一连好几年，他都不告诉任何人，即使对至爱亲朋也讳莫如深。他避免与人交往，怕自己的毛病被人发现，将这种可怕的秘密深藏胸臆。可是到了一八〇一年，他再也忍不住了，在绝望之中，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可怕的秘密”？他为什么多年来一直“独守”？

我亲爱的、善良的挚友阿曼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痛苦极了。要知道，我身心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力已经大大下降，就在咱们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我已感觉到此病的先兆，但我没有说出来，打那以后，更是每况愈下……我能好起来吗？我当然盼着这一天，但希望很渺茫，因为这种病是没法治的。我必须过着痛苦的生活，避开我所热爱和珍惜的一切，在这如此悲惨而又自私的世界上……我只能遁世隐居，听天由命。我何尝不想摆脱病痛，但这可能吗？……

在给韦格勒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我过着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谢绝一切社交，因

怎样理解“向命运挑战”和“隐忍避难”的同时存在？

这些对于乐曲风格的评价，如果能够在可能条件下找到这些曲子，想必能更直接地感受贝多芬的痛苦和欢乐、凄惻和热情、挣扎和抗争、失败和渴求。

为我无法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职业，那还有几分可能；但以我目前的职业来说，情况就太可怕了。我有不少敌人，他们会怎样说呢？在剧场，我要尽量靠近乐队才能听明白演员说的话。离得稍远一点，我便听不见乐器和演员高亢的声音……别人说得慢，我勉强能听见，如果一嚷嚷我就受不了……我常常诅咒自己为什么还活着……普卢塔克教导我忍受一切。如有可能，我倒愿意向命运挑战；有时候，我活得真像上帝的一个最可怜的造物……忍！多么叫人难受的避难所啊！但我别无选择！

这种悲苦的情绪流露在当时的几部作品里，如作品第十三号《悲怆奏鸣曲》（1799年），尤其作品第十号《第三钢琴奏鸣曲》中的“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均如此，还有许多乐曲反映的是青年人无忧无虑的情怀，像充满欢欣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明净的《C大调第一交响乐》（1800年）等。毫无疑问，心灵需要时间来适应痛苦。它那么需要快乐，所以没有快乐的时候，只能自己来制造。现实太残酷时，它便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昔日快乐的时光不会一下子抹掉，即使欢愉不再，其光辉也会久久留存。贝多芬在维也纳孤苦伶仃，往往遁入对故乡的回忆中寻求慰藉。此时的思想都深深印着这样的痕迹。《七重奏》中带变奏曲的“行板”，其主题便是一支莱茵地区的歌曲。《C大调交响乐》也是关于莱茵的作品，一首青年人满怀梦想的诗篇，既欢快又为爱情而苦恼，令人感觉到有一种取悦心上人的愿望与希冀。但在某些段落和引子里，在某几种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和古怪的谐谑曲中，我们会多么激动地在那张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的《圣家庭》中婴儿的眼睛，从中已可窥见未来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他还受着别的困扰。韦格勒说过，他看到的贝多芬总是充满爱的激情。这种爱看来始终十分纯洁，其激情与欢愉之间无任何联系。现在人们往往将两者混淆，只能证明大部分人对爱的无知以及这种爱的罕见。贝多芬内心多少有点清教徒的色彩，他讨厌下流的谈吐和思想，对爱情的神圣深信不疑。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莫扎特不惜糟蹋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很有把握地说，“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越轨的行为。”这样的人注定要上爱情的当，成为其牺牲品。果然如此。他一再为情颠倒，不断憧憬着幸福，但很快又情场失意，随之而来的便是痛苦的煎熬。如果要对贝多芬丰富的创作灵感追根溯源，就必须到轮番出现的爱情和骄傲的反抗中去寻找，直到年事已高，与生俱来的激情逐渐消退，他才无可奈何地快快作罢。

一八〇一年，他钟情的对象似乎是朱列塔·圭恰迪尔。他那支著名的《月光奏鸣曲》（作品第27号，1802年）因题献给这位女士而使其芳名不朽。他给韦格勒写信说：“现在我的生活有意思多了，和别人来往也多了……这种变化完全是一位可爱而有魅力的姑娘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两年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幸福的时光。”可是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更深地感觉到自己残疾的可悲，而艰苦的生活条件也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朱列塔风骚、幼稚，而且自私，给贝多芬带来了不少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竟嫁给了加仑贝格伯爵。这样的爱情使人的心灵受尽折磨，贝多芬原已饱受疾病的摧残，经此变故，精神竟濒临崩溃。一生之中，只有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他悲观绝望，从他留给兄弟卡尔和约翰的《海利根遗嘱》便可以看出，《遗嘱》上标明：“等我死后拆看并执

《月光奏鸣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即兴性的柔和抒情曲，让人想起“犹如在瑞士卢塞恩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轻舟一样”；第二乐章则如回忆的甜梦和憧憬未来的蓝图一般，风格上近似于第一乐章的舒缓，而到了第三乐章，则是激动的行板和热情的奔流，整首曲子的脉络与他同朱列塔之间的恋情似乎完全吻合。



行。”那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呼喊，也是抗争的呼喊，听见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几乎想自杀，但他那种百折不挠的道德观念阻止了他。不过他病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连一向支撑我的非凡勇气也无影无踪了。啊，主啊，给我一次真正的欢乐吧，哪怕只一天！我听不见深沉的欢乐之声已经太久了！啊，上帝，什么时候我能再听见呢？……永远也听不见吗？……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垂死的哀鸣；但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性格刚强，不甘心在磨难面前屈服：

我的体能和智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增无已……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才刚刚开始。我已隐隐约约看到目标在前，虽然尚不清楚，但正在一天天地接近……啊！如果我能摆脱这种疾病，我一定能拥抱整个世界！……除了睡眠，我不知道有其他的休息。可惜，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睡觉。但愿我能摆脱疾病，哪怕一半也好，那时候！……不，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如果能活上千百次那就太好了！

这段内心独白所展示的贝多芬性格的转折对我们理解他后来“向命运抗争”，“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的一系列英雄壮举有着重要作用，他在接下来的时期里所创作的重要作品，无疑是他坚定性格的外在显现。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沮丧时而高傲的情绪、这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写的伟大作品之中。如《丧礼奏鸣曲》（作品第 26 号）、《幻想奏鸣曲》和《月光奏鸣曲》（作品第 27 号）、《第二奏鸣曲》（作品第 31 号），其中戏剧性的宣叙调宛如崇高而凄婉的独白。还有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小提琴 C 小调奏鸣曲》（作品第 30 号）、《克莱采奏鸣曲》（作品第 47 号）、为盖勒特的歌词所谱写的六首悲壮的宗教歌曲（作品第 48 号）。《第二交响乐》（1803 年）则更多地反映了他青春的爱情，从中可感觉到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不可抗拒力量将愁绪一扫而空。曲终涌起沸腾的生